

85家单位、207名代表参加,多来自机械制造、服饰服装等行业 进博会闭幕,株洲团收获满满

“今年准备充分,希望通过‘进博会’开拓新市场。”从刚刚闭幕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后称“进博会”)举办地上海离开,株洲锦华灯饰配件有限公司负责人吴意龙先去了广州,希望在当地能获知更多非洲市场的需求信息。

和他相似,株洲市中小进出口企业协会的工作人员也忙着分析梳理在进博会期间收集的信息,以便接下来服务本地企业。据我市商务部门统计,今年全市共85家单位,207名代表参加进博会,在机械制造、服饰服装等各个行业领域,挖掘潜在商机,进博会闭幕,但对于他们来说,很多工作才刚刚开始。

企业 从“观展”到“参展” 寻求通过进博会扩大海外市场

“去年报名参加,我们就是想去看,用了一年时间筹备,希望今年能找到新的合作机会。”昨日,株洲锦华灯饰配件有限公司负责人吴意龙告诉记者,加入进博会这样的世界级交流平台,意味着与世界先进水平对标,并从中汲取经验。

成立于2008年的锦华灯饰,凭借高性价比的LED灯具和灯饰,产品早已在欧美市场站稳脚跟。“现在很多企业都想去非洲做生意,我也是。”吴意龙说。

还真让他找到了机会。在进博会的湖南专题活动——湘非经贸合作对接会中,锦华灯饰最新的LED灯产品,获得了非洲地区客商认可,双方正在对接洽谈。从进博会所在地上海离开,吴意龙还先到广州办事,并在当地搜寻更多非洲市场的需求偏好信息,“希望明年就可以让我们的产品销往非洲。”

同样在进博会“吸粉”的,还有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的5G纯电动客车以及增程插电式混合动力客车,亮相进博会无锡分会场——第十一届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大会暨展览会,自主研发的“云控”系统,获得海内外参展嘉宾点赞。目前,中车电动的系统产品、电动化底盘和整车三种类型产品,都已打开海外销售市场,尤其是意大利、白俄罗斯、马来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除了工业,代表本地文化艺术精髓的醴陵釉下五彩瓷,也亮相本届进博会首次设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暨中华老字号”文化展示项目,醴陵釉下五彩瓷也是湖南“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唯一代表。近60件釉下五彩瓷展品,全部来自醴陵市醴泉窑艺陶瓷有限公司,该公司进博会期间已收到多家公司的采购意向。



▲株洲交易分团在进博会现场 通讯员 供图

部门单位 挖掘信息,持续助力企业与国际市场接轨

据悉,今年全市共有85家单位、207名代表参加进博会。“今年,我市的企业参展,主要还是在装备制造行业对接洽谈。”昨日,市商粮局外贸科副科长田鹏介绍,比如时代新材、联诚集团等都是连续两年参展,这些企业携本地先进技术和产品亮相世界舞台,不仅有助于企业开拓市场,也进一步提升了株洲地方形象。

进博会圆满闭幕,参展企业在洽谈对接,相关商贸部门单位的工作人员也忙得脚不沾地。“进博会期间,每个展厅都有去了解,挖掘与株洲产业企业匹配度高的信息。”昨日,株洲高新区外贸综合服务中心(安悦)相关负责人介绍,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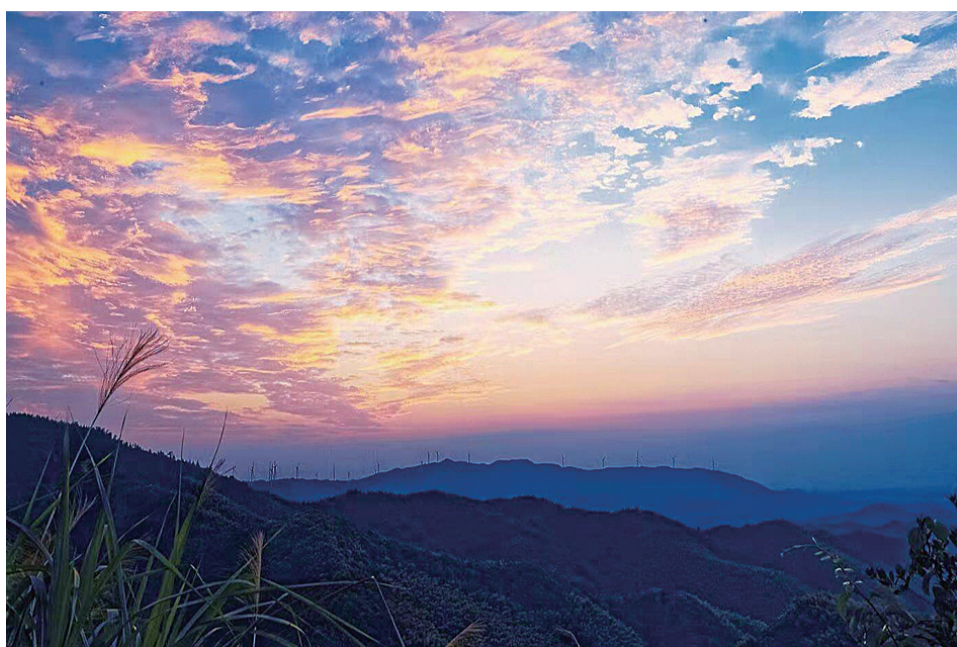
回到株洲,他们就在忙着对现场搜集到的贸易信息进行分析梳理。

比如,在进博会的湖南—澳大利亚进出口商品采购对接会期间,该中心除了主动出击,宣传介绍我市企业和产品外,还负责发现并搜集澳大利亚的贸易信息,“比如当地的视频、保健品、酒类等产品信息,以便后续能及时为我市相关企业提供资讯,让企业能加速与国际市场接轨。”该负责人介绍。

记者从市商粮局获悉,目前有关进博会的后续工作仍在进行,接下来还将根据本地企业需求,做好进博会境外参展商到访株洲的邀请等相关工作。(记者 伍婧雯 通讯员 刘紫薇)

石陂口怀旧

□ 颜桂平



▲凤凰山风电场 骆彦 摄

“石陂口”像一部活字典在脑海中激荡,总让我牵肠挂肚。因为我家老地名就叫石陂口(位于渌口区),这个名字不知叫了多少年,让人产生回味。查起字典,“陂”念“杯”音,有山坡、水边的意思,我认为石陂口可能就是石山出口之处吧。

石陂口上边有最美的山,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的凤凰山。站在我家门口一看,凤凰山只有在晴天才能看到山顶的尊容,白云的缭绕,突起的山势,兀立的岩壁,青翠的林木,就是一幅活泼美丽的图画,少时很想上去看一眼它的真面目,可惜离我家有十多里路远,当时可望而不可即。

家门前的小溪原来九曲回肠,早晚去放牛、扯猪草、游泳,打发了童真般的童年,涨水时去捉鱼、捞财草感到很快活。这小溪从凤凰山下流出,经像花瓶口颈壁似的两边山峦挤压,平时在我家门前流过的小河潺潺流淌,而汛期则漫过田野像白布般涌动,水势滔滔,雄浑壮观。

凤凰山以凤凰展翅的形态来取名,带吉祥如意的味道。小溪自南向北奔去,右山似龙,左山似凤,这是我家乡叫龙凤的来历,有龙凤呈祥之美感。作为那里的子民,一生辛勤耕耘,念起这个名字心里感到痛快,好像生活在美意之中。

光绪《湖南通志》湘潭县图,就有生田店、石陂口、龙凤桥、彭陂港的名称。在这一线地名中,往石壁上走四华里是生田店,原来有一个小小的又很热闹的墟场。往下走四华里是龙凤桥,原来有六个孔的石板桥,是龙凤乡政府所在地。沿溪流往北走三十多华里是湘江边的彭陂港,朱熹曾停留过的、湘江边的朱亭镇所在地。石陂口及以北原来叫九都湖,再下去是游龙坪,还下去是马桥垄,都是很宽阔、很肥沃的田地,过去地主老财都想在此买田置地,可能是水流的欢歌带动了财源的兴聚。

高山、溪流加田园,装点着我入梦一般的童年少年。历史、故事、人物,引入我探梦一样的青年壮年。

因凤凰山多且险要,石陂口处田肥地沃,周围也是兵家屯兵的好地方。公元1647年2月,明末将军黄朝宣率军13万人,就屯兵凤凰山下。他的部将刘芳保据险防守凤凰山上,与清将恭顺王孔有德军对抗了三个月。后来刘芳保败退,留下了一些有趣的地名,退出凤凰山下坡处取名下兵川(现天台寺村境内),在我家斜对门很陡的山因丢了头盔取名帽岭,我家山后不远的小山因战马

被杀取名斩马岭,我家后很远的山岭因刘芳保的头被杀,取名截头岭(后人又称之为铁头岭),这则故事在石陂口的老人们嘴里讲得头头是道。

日寇的蹂躏,土匪恶霸的横行,使石陂口百姓损失巨大,共产党的到来才让他们真正翻身得解放。为打击日本侵略军和顽固势力,王震、王首道曾率领八路军南下支队,于1945年8月8日在朱亭附近的龙船港东渡湘江,经黄龙桥、石陂口、生田店再到衡东县的杨桥。到石陂口时是晚上,老人们讲那晚过了好多好多的兵,真是秋毫无犯,他们不知“王胡子”是多大的官,只知对南下支队赞誉有加。

按乡里人话讲,石陂口附近出了个人物,官至民国的陆军上将,他是溪水边枫树湾的邹云彪。他打仗身先士卒,不避枪弹,官兵畏而爱之;他征讨叛乱时,只诛其匪首,不究胁从,声震朝野;他拥护孙中山,率部响应武昌起义,为光复福建立下首功;他先后升为什长、哨长、队长、营长、标统,任过湘西警备司令,晋升为陆军中将,后追认为上将。他以及他的儿子邹子标、孙子邹树纵,是当地很有名气的人物,乡民们讲起白来,总有一大堆话要与你来畅叙。

乡民看到的大人物还有原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那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石陂口周边的人民战天斗地,大搞植树造林活动,硬是将荒山变成绿洲,“朱亭林区”的牌子在全国享有很大的名气。有趣的是1977年7月5日,陈永贵裹着白头巾,来到石陂口的兴台林场山上,指着成片的林木说:“山上是银行,山下是粮仓”,我的父辈们听到这句感人肺腑的朴实话,心里久久地不能忘怀。

石陂口的变化确实很大,这里原来只有“机耕道”,货物的进出要靠肩挑土车推来运输,1970年修起了1815战备道,打从我家对面的山下经过,又绕经林场下的吴家坳至衡东,难得出远门的乡里人由此见到了汽车。还见到更大场面的事,那是1978年秋天,龙凤乡举全乡之力,在石陂口修起了田园化,小溪拉直,小渠成行,小田成块,家门口的土台也被挖低很多,当时红旗招展,万人齐动,战天斗地,会战的声势相当浩大。现在看到石陂口,红砖白墙、绿树红花,一幢幢新房子建起来,一株株桃花在盛开,乡民们的生活一天一天富裕起来了,石陂口的变化浓缩了时代的风采。

我为家乡而吟唱,是对乡情乡音的寄托。我也陶醉了,石陂口,小小的地名,我的家乡。

龙凤奇人邹云彪

□ 任永贵

我的家在株洲县南端的龙凤乡(今属渌口区朱亭镇)。老辈人说,龙凤这块土地地灵,人也灵,是好山好水足灵性,灵性中出“灵泛人”。

“灵泛人”是乡里俗语,好比我同学的曾公邹云彪,这个人真不简单,当过民国时的陆军上将,是真正的“灵泛人”。他只读过1年私塾,会作顺口溜,喜玩各种乡土乐器,逢年过节玩狮子时,他是“赞狮”主角,有“土秀才”之称。他臂力过人,能举百余斤重的石墩,会拳击,信守武德,待人和睦,深得乡邻爱戴。

听乡人说,云彪学过机织,还有段出山的故事。一日,云彪在大地主何宝璋家织布,恰主家请相命先生看相。闲暇时间,先生看他虎背熊腰,浓眉豹眼,容貌威严,便说他是大将军相,将得八台八座之官。众人闻言,啧啧一笑。次年秋,云彪又到何财主家机织,正值何家大宴宾客,而他却吃剩饭剩菜,还受到奚落,他愤然离去。行至火烧坝时,望着急流之水,他想:我若有出头之日,机梭你就向上倒流。抛下机梭,机梭果然如此,于是便投了左宗棠部,赴闽从军。

要说云彪的走运,得自于他练兵途中,遇到了童颜鹤发的采药道人。这道人既懂医术又擅长武功。云彪拜其为师,业余时间习武学医,闲暇之日随侍出诊,三年尽得师传。云彪刚毅豪爽,广交友,好济贫,尤讲诚信,凡大小战斗必先士卒,枪弹不避,故皆畏而爱之,先后升为什长、哨长、队长,再任营长、标统,还两次到过日本会操,后任闽西警备司令,晋升为陆军中将,临时政府追赠为上将。

云彪廉能卓著,深受百姓爱戴,征讨建扬五谷会叛乱时,只诛匪首,胁从不究,浩授武功将军,赐封三代;平顺昌、永安等县盗匪时,只将首犯正典,未妄杀一人,匪患闻之震慑;剿办宁化吴坡头匪患,以三炮毁匪指挥所……由于云彪平匪屡建功勋,民众感念,送百猪百羊及佳酿48樽犒军,当中38樽全是金银,他生气地说:我为民事尽责,何能居功削刮民脂民膏?汝等害我于不义耶。

云彪治军闽疆凡三十余年,极其尽责,所有公文都亲自过目,案无积牍;军队每驻一地,总以通俗布告安定民心,有“一纸胜过毛瑟枪十万”之称。他还收养了10余名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遗孤,培养上学、婚配,视为己出……

云彪一生倾心国事、民事,长期劳累,以致积疾于身,虽享寿延,却只活了56岁,以疾卒于官署。孙中山闻之震惊,颁令褒扬优予旌恤,汀州民众更是哭声震野,数千人顶着敬献的“万民伞”,跋涉数千里护送其灵柩回乡安葬。更为神奇的是,云彪的坐骑“雪里飞”亦通人性,竟咬断缰绳,冲出马厩,日夜奔驰灵柩。待它追至龙凤,灵柩入穴,“雪里飞”汗雨如注,跪于公之墓下长鸣哀号,接连四日不食不眠后死去,乡人感念其德,将其伴葬于墓旁。

云彪的传说还很多,可惜不能一一叙之。但我想,凤凰之水能日夜流矣,将军的英名将永久传颂。我也希望,龙凤的人杰地灵,能如凤凰水般源远流长。

市民之声

不能把精神病人监管难题完全抛给家人

□ 丰文山

日前,长沙某小区一名9岁男童遭一陌生男子殴打后身亡。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犯罪嫌疑人冯某华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据冯某华父母反映,冯某华曾因患精神分裂症在医院治疗。

细思极恐,因为根据《刑法》相关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姑且不论精神病人在作出危险举动时的主观能动性,不可否认的是,现行法律法规对此类现象的监管主要针对对危害行为发生之后,滞后性是客观存在的。在笔者看来,在精神病人伤人甚至致人死亡事件时有发生的情况下,更重要的是注重提前防范,加强对精神病人的前期监管。

有人会说,监管不就是由监护人负责,监护人一般不就是直系亲属。可事实证明,许多精神病人本就出自弱势家庭,这些家庭根本无力或无意愿监管。这也导致此类问题已不单纯是法

律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早年,攸县一名男子出现精神病症状,父母耗尽积蓄为他治疗,仍未康复。由于担心儿子出去惹事,父亲无奈之下,用铁锁将儿子锁了起来。儿子被关在房里,几年没洗过澡,没剪过指甲,就连大小便也是就地解决,让人欷歔不已。

既是社会问题,那就需要社会共解。比如在现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架构上,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建立精神病人强制复诊和社区随访制度,强制要求所有治愈出院的精神病人定期到中心复查,让医生判断其病情是否稳定,是否能在社会中继续正常生活,而不是仅提出“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的模糊概念。再如,政府相关部门出台措施,精神病患者家庭困难的,监护人切实履行了监护责任后,将视情况获得不同额度的补助。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沿海地区的城市已有类似的方法现出。

总而言之,不能把精神病人监管难题完全抛给其监护人,不要总是到悲剧发生后再来检讨当初的种种监管漏洞。

时事漫画

坚决抵制“黑校车”



校车安全管理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11月11日发布预警,提请各地进一步加大对“黑校车”和校车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提醒广大学生和家長坚决抵制乘坐“黑校车”,切实保障中小学生和幼儿上下学交通安全。

(据新华社)

(评论版欢迎投稿,已发稿的作者请联系本报编辑部领取稿费。)